

世界文豪大仲马传世佳作

布拉热洛纳子爵



中國文联出版社

世界文豪大仲马传世佳作

珍藏本



布拉热洛纳子爵

(法)大仲马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布拉热洛纳子爵(上、中、下)

[法国]大仲马著

吴仁达编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湖北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64.5 印张 1676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

ISBN7-5059-2199-1/I·1570

全套三辑定价:(平装本)59.80 元 (典藏本)71.80 元

责任编辑：海
封面设计：怀
宁华

目 录

第一八〇章	与科尔贝成交	(1369)
第一八一章	如意算盘	(1379)
第一八二章	谒见太后	(1386)
第一八三章	老友之间	(1396)
第一八四章	让·拉封登的第一首淫诗	(1403)
第一八五章	拉封登也懂生意经	(1408)
第一八六章	贝里埃尔夫人的餐具及珠宝	(1417)
第一八七章	马萨林先生的收据	(1421)
第一八八章	科尔贝先生代拟的合同稿	(1430)
第一八九章	布拉热洛纳子爵从伦敦归来	(1440)
第一九〇章	布拉热洛纳想要盘根问底	(1446)
第一九一章	妒忌	(1452)
第一九二章	参观密室	(1457)
第一九三章	波尔多斯的处事方法	(1464)
第一九四章	与圣代尼昂决斗的三条理由	(1472)
第一九五章	政敌之间	(1484)
第一九六章	情敌	(1489)
第一九七章	国王与贵族	(1497)
第一九八章	见暴之后	(1504)
第一九九章	哼！去赌一场！	(1510)
第二〇〇章	痛上加痛	(1513)
第二〇一章	真让拉乌尔猜着了	(1519)
第二〇二章	不速之客	(1524)
第二〇三章	发生在卢浮宫的事件	(1530)
第二〇四章	朋友之间，各为其主	(1537)
第二〇五章	达大尼央说服了波尔多斯	(1545)
第二〇六章	拜斯莫先生的团体	(1553)
第二〇七章	囚犯	(1560)
第二〇八章	穆斯东的肥胖症给波尔多斯带来了烦恼	(1589)
第二〇九章	让·贝尔斯兰老爷的家谱	(1597)

第二一〇章	衣料样品	(1606)
第二一一章	莫里哀笑下市俗贵族的原型	(1617)
第二一二章	蜂房、蜂群与蜂蜜	(1624)
第二一三章	阿拉密与拜斯莫再次共进晚餐	(1636)
第二一四章	原来会首	(1644)
第二一五章	诱惑	(1653)
第二一六章	国王之冠与教皇之冕	(1661)
第二一七章	沃堡	(1669)
第二一八章	默伦城的接风酒	(1674)
第二一九章	筵席的美酒佳酿与山珍海味	(1679)
第二二〇章	阿拉密与达大尼央斗智	(1683)
第二二一章	科尔贝	(1697)
第二二二章	妒忌	(1703)
第二二三章	篡权夺位者	(1710)
第二二四章	狱中一夜	(1720)
第二二五章	富凯先生与新朋友结交	(1727)
第二二六章	早晨	(1743)
第二二七章	国王的朋友	(1751)
第二二八章	巴士底的人如何遵守命令	(1766)
第二二九章	认出国王	(1773)
第二三〇章	假国王	(1780)
第二三一章	波尔多斯以为他在为公爵的称号而奔波	(1790)
第二三二章	两个告别	(1794)
第二三三章	博富尔老爷	(1799)
第二三四章	准备出发	(1807)
第二三五章	普朗舍清点财产	(1815)
第二三六章	博福尔先生清点财产	(1820)
第二三七章	银盘	(1826)
第二三十八章	囚犯和狱卒	(1833)
第二三九章	诺言	(1842)
第二四〇章	女人之间	(1853)
第二四一章	最后的晚餐	(1861)
第二四二章	在科尔贝先生的马车里	(1869)
第二四三章	两只驳船	(1876)

第二四四章	朋友的劝告	(1883)
第二四五章	国王扮演着他小小的角色	(1889)
第二四六章	白马和黑马	(1897)
第二四七章	松鼠掉到哪儿，水蛇就飞到哪儿	(1904)
第二四八章	美丽岛滨海区	(1913)
第二四九章	阿拉密的解释	(1923)
第二五〇章	国王的思路和达大尼央的思路	(1934)
第二五一章	波尔多斯的先人	(1936)
第二五二章	比斯卡拉的儿子	(1940)
第二五三章	罗克马利亚岩洞	(1946)
第二五四章	岩洞	(1952)
第二五五章	荷马的一支歌	(1960)
第二五六章	一位提坦的死亡	(1965)
第二五七章	波尔多斯的碑文	(1971)
第二五八章	执斯富尔先生的包围圈	(1978)
第二五九章	国王路易十四	(1984)
第二六〇章	富凯先生的朋友们	(1992)
第二六一章	波尔多斯的遗嘱	(1998)
第二六二章	阿多斯的晚年	(2004)
第二六三章	阿多斯的幻象	(2008)
第二六四章	死亡的信使	(2014)
第二六五章	信函	(2018)
第二六六章	诗篇上最后的歌	(2023)
尾声	(2029)
达大尼央之死	(2047)

第一八〇章

与科尔贝成交

一切不出阿拉密所料。

谢弗勒丝公爵夫人在离开博杜瓦耶广场主教住宅后便坐车回家去了。她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掩人耳目，因为她知道很可能已有人在监视着她了。回到住所后不久，她估计跟踪她的人想必已经离去，于是便命人打开了花园里那扇通向另一条街道的后门，登车赶往小田十字架街去拜访科尔贝先生。

夜幕早已降临。巴黎失去了白日的喧闹，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高贵的公爵夫人怀揣着阴谋诡计在黑暗的掩护下向督办的宅邸进发。

街上空空荡荡，几乎没有行人。一路上谢弗勒丝夫人透过车窗，只见到过一对刚从饭店里出来的夫妇，他们在饱餐了一顿之后，现在手挽着手正沿着空无一人大街走回自己的家。

谢弗勒丝夫人对于夜间政治本是个行家，她深知一位部长即使在这种时候，也不会拒绝在自己的家里接待那些年轻漂亮的太太们；她们因为厌恶办公大楼里的灰尘是绝不肯在白天去部里拜访他的。至于老年妇人，只要她手中确实掌握着有价值的情报，因而不愿到部里去找他以免引起旁的注意，那么她也就能在部长家里得到接待。

一个听差在前厅接待了公爵夫人，他对她的态度可以说是恶劣到了极点，在紧盯了一阵她的面容后，他甚至竟敢当面训斥她说。象她这般年纪的女人是不该在这么一个时候来打搅科尔贝先生的工作的。

谢弗勒丝夫人听后并不生气，只是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写出了她的名字。这个响亮的名字，过去连路易十三和红衣主教都非常熟悉，每当有人提起这个名字时，都会引起他们深深的不快。

她是用古体大写字母写出自己名字的。这种字体在当今贵族中已经不再使用了。她把纸片撕下后，用一种不同般的方法把它叠好，

然后默不作声地递给听差。这个善于察颜观色的仆人从来访者坚定沉着的面部表情中嗅出了她的身分，立即对她低头致敬，并回身向科尔贝的房门跑去。

督办展开纸条一看，不禁“喔”了一声，虽然声音不大，但已足以让听差明白了这次神秘来访的重大意义，他马上一路小跑着去请公爵夫人进来。

她步态笨重地向这幢新房子的二楼走去，在楼梯拐弯处歇了一会，喘了口气，然后才来到了科尔贝的面前，他这时正在房门前恭候着她。

公爵夫人停住脚步，仔细打量着她将要与之谈判的对手。

一眼看去，只见对方长着个肥胖滚圆的脑袋。头上戴着一顶教士式无檐圆帽，下面有一副浓密的眉毛，向上翘起的嘴巴十分令人厌恶。这个形象预示了在谈判过程中公爵夫人不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在争议中也绝不会引起很大的激情。因为看不出这个肥胖的家伙对一个精心策划的复仇计划或一种贪得无厌的权力竞争之中所包含的无穷滋味会显得十分敏感。

但公爵夫从走近他身旁，看清了他那双漆黑而又尖利的小眼睛；看到了在突出的前额之上、双眉之间他那条严厉的直线皱纹；观察到了他那不断微微抽搐的双唇——这正是一般善良人特有的动作。这时谢弗勒丝夫人改变了她初时的看法，心中暗自说道：我找到了合适的人！

“是谁赐给了我这种荣幸，使我能在这儿见到了您呢？”财务督办问道：

“是需要：我对您的需要以及您对我的需要。”公爵夫人回答说。

“很荣幸，能听到您的前半句话，至于后半句嘛……”

谢弗勒丝夫人在科尔贝为她推近来的椅子上坐下。

“科尔贝先生，您是财务督办吗？”

“是的，夫人。”

“您想成为总监吗？”

“夫人！您……”

“不必否认；这样会拖延我们的谈话，是完全不必要的。”

“可是，夫人，尽管我对具有您这种身分的夫人满怀着善意与尊敬，但这并不能强迫我去承认我有排挤上司的企图呀！”

“我并没有用过‘排挤’这个词儿，科尔贝先生。难道刚才我无意中说过这个词吗？我想不至于吧。这儿该用‘顶替’这个词，这样说不仅不那么显得咄咄逼人，而且还更加符合遣词造句的语法规则——正如瓦杜尔先生说过的那样。我想说的是：您希望能够顶替富凯先生。”

“夫人，富凯先生家财万贯，能够应付一切不测。总监正是我们世纪的罗德岛巨人雕像：船队只能在它的底座下通过，却绝不能撞倒它。”

“我想引用的恰好也是这个比喻，不错，富凯先生是罗德岛的巨人石像，但我记得有人曾经对孔拉尔先生说过——他是法兰西院士吧——罗德岛的巨人石像已经被推倒了。是一个商人，科尔贝先生，一个极普通的商人把它推倒了。为了清除倒塌的废石，他共雇佣了四百头骆驼。一个商，他比督办的力量总要差得多吧？”

“夫人，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永远不会去推翻富凯先生的。”

“那好吧，科尔贝先生，既然您坚持要与我绕弯子，就好象您根本不知道我是谢弗勒丝夫人似的，而且我已经年岁大了，也就是说现在与您谈话的女人，她曾与黎塞留先生打过交道，而她已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我对您说，既然您犯了这种不谨慎的过失，那我就只好去找那些更加聪明、更加急于求成的人了。”

“怎么啦，夫人？我怎么啦？”

“先生，您使我对今天的谈判感到失望。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您：在我们那个年代，如果一个妇人去找撒马斯先生，虽然他并不是一个聪明人，但只要那个妇人对他说了一些有关红衣主教的情况——就像我刚才对您说了些有关富凯先生的情况——那么我敢担保，撒马斯先生与她的谈话早就进入正题了。”

“别走，夫人！原谅我的不慎，请继续往下说吧。”

“那么，您同意顶替富凯先生了？”

“那是肯定的，只要国王同意罢黜富凯先生。”

“又是一句废话，看得出来，您之所以尚未把富凯先生赶下台去，

只是因为您还不能做到这点。因此，如果我来这里，却没能给您带来您所需要的东西，那我就只是个爱瞎吹牛的蠢女人。”

科尔贝陷入了沉思，这短暂的静场使公爵夫人看透了他内心深处的隐秘。

“夫人，我不得不遗憾地向您指出：六年来，对富凯先生的攻击一个接着一个，但他依然保住了总监的位置。”

“凡事都得等机会，科尔贝先生。那些攻击他的人并不是我谢弗勒丝夫人，再说，他们也并没有掌握象我手中六封马萨林先生亲笔信那样有分量的材料，这些信件可是富凯先生犯罪的证据。”

“犯罪？”

“如果您愿意，甚至可以说他犯的是重罪。”

“富凯先生犯了重罪？”

“正是如此……瞧，这有多奇怪，科尔贝先生；您的脸色一直都是冷漠而无表情的。可现在您的脸上却泛起了神采。”

“您说的是‘重罪’？”

“这个消息引起了您的若干兴趣，我对此十分高兴。”

“哦！夫人，这两个字可是意味深长啊！”

“这意味着您将会接到担任财务总监的委任状；而对富凯却是一张流放外地或是关进巴士底狱的手令。”

“请恕我直言，夫人，富凯先生是不会遭到流放的，至多不过失宠和入狱。”

“我知道我该怎么说话，”谢弗勒丝夫人冷冷地接口道，“我住得离巴黎并不太远，我对京城发生的事情还是清楚的。国王并不喜欢富凯先生。他将会十分乐意地甩掉富凯先生，只要有人能向他提供这种机会。”

“必须是个十分良好的机会。”

“机会相当良好，所以我的要价是五十万里弗尔。”

“您的意思是什么？科尔贝问。”

“先生，我的意思是说我手中就握有这样的机会，我可以把它转让给您，条件是拿到五十万里弗尔的报酬。”

“很好，夫人，我明白了。既然您已标明了售价，那就让我看看

货物的真正价值吧。”

“哦！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不过是马萨林先生的六封信罢了，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说过，但是如果这几封亲笔信能够无可辩驳地证明富凯先生曾经转移并且侵吞了一大笔资财的话，那么我的要价肯定就不是太高的了。”

“无可辩驳？”科尔贝两眼闪烁着喜悦的光芒问道。

“无可辩驳！您想读一下这些信件吗？”

“非常愿意！当然全是副本罗？”

“那当然。”

公爵夫人从贴胸处抽出一小叠被丝绒紧身胸衣挤压得紧紧的书信。

“请看吧。”她说。

科尔贝贪婪地向这几张纸扑过去，一口气就读完了：

“太好了！”

“事情相当清楚。是吗？”

“是的，夫人。看来马萨林先生曾交给富凯先生一笔款子，让他代为保管，可这是一笔什么款子呢？”

“噢！您想弄清楚这是笔什么款子？要是我们能够达成协议，我将再向您提供第七封信，这封信将能解开您最后的疑团。”

科尔贝思索了一会：

“是书信原件吗？”

“真是多余的问题！这就好象我问您：科尔贝先生，您将付给我的钱袋是空的呢还是实的？”

“很好，夫人。”

“那您同意了？”

“没有。”

“为什么？”

“其中有一点，您和我都还没有考虑到。”

“请您说出来吧。”

“要想把富凯先生赶下台，首先必须对他起诉。”

“是这样。”

“这会是一件引起轰动的丑闻。”

“是这样的，可您想说明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没有人能对他起诉，也无法公布他的丑闻。”

“因为什么？”

“因为他是议院的总检察官；因为法国的行政、军队、司法、商务等各个部门是串通一气、互相庇护的，这就是所谓的团体精神。夫人，议院是绝不会同意把它的首脑送交法庭的。即使是国王下命令把他递解法庭，他也绝不会受到判决。”

“啊，确实如此！不过，科尔贝先生，这些跟我可没关系。”

“是的，夫人。可是这跟我有关系，跟我；而且这也降低了您提供的文件的价值。既然一桩罪行的证据并不能造成对罪人的判处，那我要它又有何用呢？”

“只要受到怀疑，就足以使富凯先生丢掉总监的职务。”

“这可是件大事！”科尔贝高声喊道。仇恨与报复的激情燃起的光焰突然照亮了他阴沉的脸。

“哦！哦！请原谅我，科尔贝先生！”公爵夫人说道，“我未曾想到您是如此地容易冲动。好吧，既然您需要的超过了我所拥有的，那我们就不用再谈下去了。”

“恰恰相反，夫人，我们应该继续谈下去，只是您提供商品的价值下降了，您索要的价格应该随之下跌才能出售。”

“您要讨价还价？”

“这对一个正直的付款人来说是完全必要的。”

“您打算给我多少？”

“二十万里弗尔。”

公爵夫人对此嗤之以鼻。不过停了一会，她又突然说道：

“等一下！”

“您同意了？”

“没有。我有了个新主意。”

“讲吧。”

“您给我三十万里弗尔。”

“不！绝不！”

“成不成都行，这可是最后价格……而且，还要……”

“还要？公爵夫人，您这可就有不近情理了。”

“并不象您想象的那样不近情理，这外加的条件与金钱无关。”

“那是什么呢？”

“帮我一个忙：您知道我过去一直挚爱着太后。”

“那又怎么样？”

“我想见到太后陛下。”

“见太后陛下？”

“是的，科尔贝先生，我想见见她。她现在已不是我的朋友了，这一点千真万确，而且时间也很长了。不过她还会成为我的朋友，只要有人肯提供机会。”

“夫人，太后陛下已经取消接见了。她病得不轻，您不会不知道她的病复发得越来越勤了吧……”

“这正是我想见到太后的理由。您知道在我们佛兰德地区，这种病是一种常见的多发病。”

“您指的是癌症吗？这可是一种可怕的不治之症。”

“别信那一套，科尔贝先生。佛兰德的农夫几乎就是野蛮人：他们对待妻子就象对待牲口一样。”

“夫人，您想说明什么呢？”

“先生，我想说：当那儿的男人抽着烟斗时，女人却在干活，她们要去井边提水，她们要喂养骡马，她们必须自己养活自己。不断的劳作使她们经常磕破碰伤，有时她们还要遭受男人的殴打，而癌症就是由跌打损伤引起的。”

“这个不假。”

“可是佛兰德女人并不会因此死去。当她们感到痛苦不堪时，就会去寻医求药。布鲁日城的在俗修女个个都是医治百病的高手。她们拥有仙水灵药：她们卖给病人一瓶仙水和一支蜡烛。以此来为教堂谋利，为上帝施福。我给太后带来了修女们治病的仙水，陛下将会病愈，为了感激天主，她可以点燃她认为足够数量的蜡烛。科尔贝先生，您懂了吧，阻止我去谒见太后，这就近乎犯了弑君大罪。”

“公爵夫人，您是个极其善于词令的女人。这一点我无法与您匹

敌。不过我猜想，在您对太后的一这一片好意之中总也包藏着一点小小的个人利益吧？”

“先生，难道说我想极力掩盖这一事实吗？您刚才说的是——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一点小小的个人利益吧？那就请您听好了，这件事涉及到一项很大利益。现在我再向您简而言之：如果您能让我见到太后陛下，我就只要您三十万的报酬；反之，那或是由我继续保存这几封信，或是由您当场付给我五十万的代价。”

这句举足轻重的话刚说完，老公爵夫人立即站起身来，这一举动使科尔贝先生陷入了不知所措的窘境。

继续还价已不可能；按价付款吧，他又觉得吃亏太多。

“好吧，夫人，”他说，“我将乐意付给您十万埃居。”

“那好！”公爵夫人回答了一声。

“可我怎样才能拿到书信的原件呢？”

“用最方便的办法，我亲爱的科尔贝先生……您有可以信赖的人吗？”

严肃的财政家不出声地笑了一下，他那浓黑的双眉此时在蜡黄的前额上上下下飞舞，犹如蝙蝠的双翼一般。

“没有一个人是我信得过的。”他说。

“好！科尔贝先生。您破例地为自己办了件好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公爵夫人？”

“因为如果您肯亲自荣驾随我去取这些信，那么它们将会直接交到您的手中，这样您就可以当面验证与检查它们的真实性了。”

“这倒是真的。”

“您必须随身带上十万埃居，因为我也是个不信赖别人的人。”

财务督办先生的面孔一直红到了眉梢，因为象所有精通数字艺术的大师一样，他的正直是不容置疑与不可侵犯的。

“夫人，我会带上这笔钱的。”他说，“这儿有两张我银行的兑换券，这总该使您满意了吧？”

“用银行兑换券，那不是该给二百万吗，督办大人？……好了，现要我可以荣幸地领您到要去的地方了。”

“请让我吩咐下人去套上马车。”

“我有一辆马车在楼下等着哩，先生。”

科尔贝咳嗽了几声，心中迟疑不决，他突然想到公爵夫人的建议也许是一个圈套；也许大门外就有人在暗处等着他。这个女人能以十万埃居的高价把秘密出卖给他科尔贝，为什么不会以同样的价钱把它先卖给富凯先生呢？

他的犹豫，公爵夫人全都看在了眼里。

“您宁愿坐自己的马车？”她问道：

“我是这样想的。”

“您怀疑我会把您引进某一个圈套里去？”

“夫人，您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可我的性格是稳重的，别人的玩笑会损害我的身分。”

“是呀，您到底是感到害怕了？那好吧，您就坐您自己的马车，再带上尽可能多的随从……只是您得好好思量思量……我们私下决定要办的事情，永远只有咱俩知道；加上一个第三者，那就等于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件秘密。不过，我并不坚持己见：我可以让我的车放空跟在您的车后，我认为我上了您的车后，您是会同意见自带我去见太后的。”

“去见太后？”

“怎么您已经忘记了！一项对我如此重要的要求，您竟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天啊，这事情对您说来实在是太容易办到了。早知如此，我就该向您提出两个要求了。”

“我已想过了，夫人，我不能陪您同去。”

“真的！……为什么？”

“因为我对您无限信赖。”

“您太过奖了！……您现在就付给我十万埃居吗？……”

“立即付给。”

督办大人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把它交给了公爵夫人。他对她说道：

“这是付给您的钱。”

“您干得痛快，科尔贝先生。现在该轮到我来报答您了。”

谢弗勒丝夫人一边说着，一边笑出声来，这笑声是一阵阴森恐